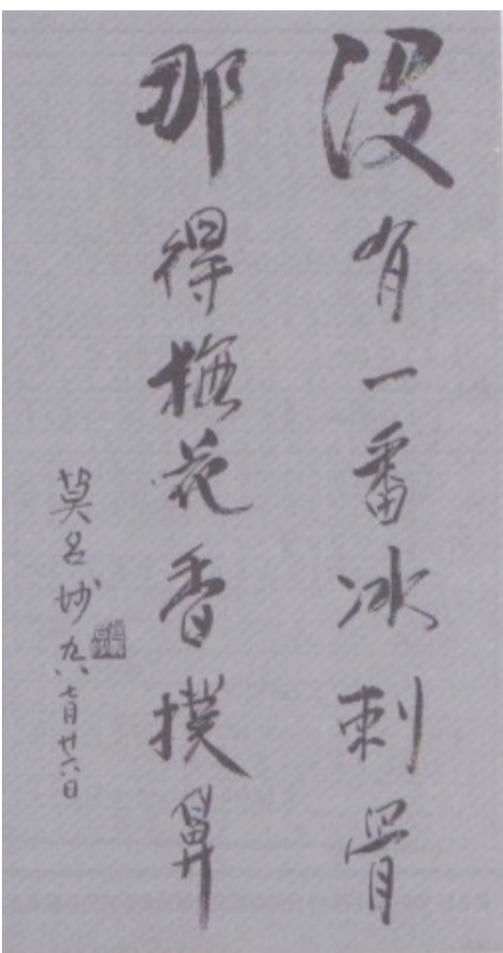


文学过客匆匆行

——莫名妙的短暂人生（四）



《莫名妙极短篇》，
于1998年12月面市



莫名妙写得
一手好书法

新，将续程飞往澳洲动手术。8月14日下午，他的电话来了。傍晚见面，他对我能出席，且是唯一的印尼“代表”在台北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仗义执言表示感激。我说：“6月底我从河南省安阳回来、您不是来电希望我能代表印华作家出席会议吗？”虽然当您知道我在中国因车祸受

伤，劝我作罢！”我还说：“只要服务的机构允准我再次请假，伤势又没恶化，我会争取的！”

8月初世华大会上，台北传出一位泗水女作家因被奸污而投河自尽。我曾就此事拨电话向雅加达文友求证，却说未闻此事。询问叶竹，结果亦然。莫名妙说：“原本准备出

席世华大会的印华女作家，没有一位来自泗水；来新之前，我都有和她们联系，知道他们安然无恙！何以竟会有此传闻呢？”莫名妙亦大惑不解。

隔天是星期六，和青年船朋友共进午餐之后，我赶到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出席锡山艺术中心主催的“中学生文艺交流会”。之后，我匆匆地

把刊有莫名妙作品的《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51期送到他下榻的旅馆柜台便走了！当晚拨电话给他时，始知他当时与太太、女儿都在旅馆内。我没见过莫名妙笔下经常提到的妻子，不曾见过“打着灯笼也难找，论人品、相貌、才干，鸡蛋里挑不出石头”的“这个老婆”。

（《我的内人》），早知如此，我宁可错过“中学生文艺交流会”，也要和原本准备与我一家人同到泗水山顶度假的莫名妙一家人见面啊！

莫名妙的《莫名妙极短篇》，于1998年12月面市，然而他却无法见到这本书的出版！莫名妙原本可以给自己，以及寂寞的印华文坛多写几本书，多留几个纪念，但他却匆匆地走了！

移居澳洲的凡夫在莫名妙于8月

19日逝世，协助料理后事之后，8月29日来函写道：“老莫走了，自然是印华文坛的一大损失。要想再找一个像老莫这样热心、善心的文友，谈何容易？今后，在沒有老莫这既是文友，又是生意伙伴的老友的鼓励和指导，我相信我的写作和学习，必将大大地受影响，这是使我悲痛中深感遗憾的，我只能征求老莫的精神永在，他的善心将令我们永远难忘。”

三年前，诗人柔密欧郑犹如散去了的桨声，悄悄地走了。而今，莫名妙也走了。此后，谅必不再有人叫我到东爪哇，尤其是泗水一游！泗水、相见在梦中！

怀念您，莫名妙兄！

（稿于1998年8月26日）

寒川（新加坡）